

C & G interviewing Edison about Hong Kong's Harcourt Road

《C & G 訪問 Edison有關香港的夏慤道》

訪問日期: 2024年的8月29日

訪問以港式廣東話進行，另附英語翻譯。

C: Clara Cheung, G: Gum Cheng, E: Edison

E: [00:00] 我繼續說吧？

C: [00:02] 是的是的

E: [00:02] 因為我前陣子做這個的時候看回一些照片，其實都真的有一堆照片是那時候拍的...我看看能不能找得出來

C: [0:09]也就是2014年？

E: [0:09] 14年的時候...的確在那裡住了一段時間... 的確在那裡住了一段時間

G: [00:14] 好啊... 我們都要那些... 都有那些照片，就譬如我們自己都有照片，然後就問其他人拿那些照片

C: [00:23] 但是多一些不同角度的人拍的照片是好的，因為真的很多不同的角度參與

G: [00:29] 是的，因為我們有時候拍那些... 拍一些wide shot[廣角]的... 都是wide的，close up的那些就比較少，還有我們拍東西[影片]多... 所以...

E: [00:37] 我有一張照片很深刻的是... 是在夏慤道... 那時候[是]中期，有人在...那些馬路中間有那些反光標記... 也就是那些反光的東西，然後拆了出來就有個洞

C: [00:53] 種東西？

E [00:55]種東西，然後就有一棵草... 不知道[是不是]棵花，然後下面就寫了... 我不知道是什麼... 我忘了他寫了中文字[還是]寫什麼，但是很漂亮... 那張很深刻。我找出來給你... 那張很漂亮... 給我兩秒

G: [01:13] 好現在正式開始[訪問]。現在是2024年的8月29日星期四就在City Centre的226 Studio裡面訪問Edison

E: [01:25] Yep!

G: [01:27] 正式開始啦！好啦，那首先問你是怎麼認識香港的夏慤道呢？

E:[01:36] 因為其實我本身自己不是港島區的人，所以夏慤道的確是... 當然你說經過，你去蘭桂坊你總會經過那條路，但是都是純粹經過，沒有什麼特別印象，但是最大的印象就真的是第一晚的... 第一天的催淚彈，那個是最深刻的印象。為什麼呢？因為那一天其實我約了打籃球[在]晚上，本身。我就在籃球場... 因為晚上打[籃球]，但是他[警方]在下午就開始放催淚彈...

C: [02:11]2014年？

E: [02:12] 2014年的那一晚。那是... 我身邊所有的人... 都用盡不同的方法叫我走，而我[回覆]每一個人都說其實我不在那裡，我是在家裡等著打籃球。那一刻是... 你一直看著直播或者你一直看著social media [社交媒體]，你就一直問自己... 是不是還應該等打籃球呢？但是因為我等了很久... 因為我本身也是踢足球的人，很少機會打籃球，碰巧約了一班朋友，難得湊[夠]了十個打籃球，那我就真的很想[打籃球]，[地點]還要在我家樓下。那就... [我]一直等，一直... 一直心裡不知道去還是不去還是怎樣，我還要晚上打[籃球]，直到我媽媽打來罵我，她不相信我沒有去。是的。她說你不要騙我，你回家。我不是... 我真的是在家裡呢... [無奈語氣]

G: [03:14] 即是9月28日那一天有些人打電話叫你離開？

E:[03:19] 叫[問]我在哪裡啊？你怎麼樣？不要搞啦等等[的說法]。然後我所有電話都有[回覆]，我真的是在家裡打機，等著打籃球。那我打完籃球之後就真的跟我老婆說，不行了，我再不出去好像對不起所有認識我的人那樣。大家認識我都覺得我應該要出去，如果我不出去我真的對不起他們... 那的確我們剛剛出去的時候[在想]那要去哪裡啊？是不是要下去，還是要去哪裡？還能不能進去？那時候大家是...第一次發生[投射催淚彈]，然後...

G: [03:52] 那時候打完籃球了嗎？

E: [03:54] 打完。打完籃球就直接上車、跳車，因為那時候我知道我老婆懷孕了... 那時候是已經...是不是呢？啊不是，還沒有[懷孕]，這些先不要記錄... 記錯了很麻煩[笑]... 是不是[已經懷孕]呢... 啊，還沒還沒，我記錯了。那之後... 不知道怎麼辦，不知道去哪裏，就打給John Lau，真的打給他。他呢，就剛好跟我另外一個同事，他也是做社工的，那就在北角的... 地鐵站？就在那裡... 好像是在籌水，還是不知道... 就是你想捐東西，那就運進去啦。那他就一直留在那裡籌物資，我就說那我[用]車[運]進去啦。所以... 所以就跟... 在途中有幾個friend [朋友]就問我，說他們都去，那就一車過[一下兒]拿了那些東西[物資]就走了這樣。接著就在那裡吃催淚彈... 因為他[警方]持續地射[催淚彈]。然後... 另外一個很深刻的就是...[在]同一晚一個比較深刻的印象就是... 就是我其中有個朋友... 應該這樣說，我出去呢，其實我本身不是超級勇敢的人。我還是覺得要出去拍張照、打個卡，還有要聞一下催淚彈。因為催淚彈在那一刻，香港人是沒有聞[嗅]過的。我覺得怎樣都應該要試一下。人一世物一世[人就只有這一輩子]，你能有幾回[機會]聞[嗅]催淚彈？我覺得應該... 我覺得... 我幻想如果他[警方]丟[催淚彈]過來，我就應該... 我踢球的嘛，我應該一腳踢回去這樣。我就去到夏慤道那裡一車水[車子載滿水]，你去到呢，其實你自然就... 喂，有物資啊，怎樣啊，那樣啊... 接著呢，戴面罩啊... 我老婆還特意準備了一張證，如果被抓了呢，那張證就不知道有什麼，有一點錢... 有張身份證那樣，然後銀包... 沒有銀包的啦，就是這樣，就走了。去到我就真的等催淚彈...

G: [06:22] 當時你老婆Crystal都在一起？

E: [06:23] 她沒有走到去... 去[投射]催淚彈那裡。她就在車附近... 她都知道我不去是不會心息的。她就說你去吧。[被]抓了的話就出聲[說一聲]... 去了哪個警署就告知我吧。然後呢，就衝了下去，有個催淚彈在前面，準備爆啦，我衝過去準備踢，大家[已]戴上面罩，在踢那一瞬間，有人拉著我，叫了我的名字，叫我別踢，然後就拉走我，他就一腳踢走了那催淚彈。那一刻，當然你也聞[嗅]不到的嘛，然後就無緣無故就被人一二三夾走了，然後就糊裡糊塗... [有]鼻塞鼻水，[催淚彈的氣味]很[混]俗，第一次聞[嗅]。然後... 原來是[我]一個中學同學，真的有一段長時間沒有見面，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我問他，你為什麼認得我。他說你這個臭樣子，叫我白痴仔，都可以吧，[在這訪談說]粗口？然後他就說白痴仔，然後他就說原來他們已經下午來了，就出去踢，然後就有兩個朋友就不懂得踢，就踢催淚彈，就腫了隻腳，就是硬物，你當踢石頭。之後，所以他們說要戴pat[護墊]踢，還要是兩塊pat[護墊]前後包著這樣踢才踢得動的這樣。然後之後，但是我就沒有機會再踢了[笑]... 之後就再沒有一個催淚彈在我面前，在一個合適的時機... 在還沒爆之前應該可以踢那一瞬間，沒有，就是那個[踢飛催淚彈]機會給那個朋友... 真的純粹是十年沒見，突然之間在那個位置，準備踢[催淚彈]那一瞬間，[被]捉住，接著之後就被人帶走了。然後他就一腳踢走了，就完了這件事。那些就是... 在那晚在夏慤道發生的事情，而... 再早一晚其實都是在夏慤道... 政總[政府總部]門口不是在夏慤道吧？

C: [08:33] 添美[道]...？

E: [08:39] 不算在夏慤道吧？

G: [08:40] 如果打橫... 打橫[橫向]不是最大的那條街[道]，就是在添美道，但如果旁邊...很闊的那段路就在夏慤道那裏

E: [08:48] 因為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 那段時間其實大家很緊張，其實正在喊佔中... 其實當時我本身已經在大陸工作，而身邊不多人對政治很敏感。那時候戴耀廷喊佔中的時候，我還記得當時在紅磡公司，沒... 那可不可以下去看，自己一個還是怎樣呢？[那是在]等著老闆開會，約了老闆開會。然後老闆來到竟然很有型[帥氣]，他說我不要開會，下去啦，所以就看到大耀廷喊那一刻... 就在現場了。而完結了就回去了，然後就打籃球啦，第二天等打籃球... 最後很晚，其實我想那時候已經是可能十一、二點才下去。踢催淚彈踢不到，然後就被人夾走了，就是被人夾到旁邊又要淋一下水那樣... 其實就一直在夏慤道跟警察對峙，即是那一刻大家對峙。而我有個朋友他在加拿大回來... 即是香港人在加拿大出生，在加拿大回來，然後他跟我一齊，他就一直在那裡喊... 就在那裡說，怕他嗎？然後他倒過來罵我們... 那一刻我是突然之間... 是喔，即是覺得為甚麼我們這麼斯文，他說我們[加拿大？]輸了一場球賽也[焚]燒[汽]車啦，你們在那裡做甚麼？過去打他吧怎樣... 即是那一刻是在夏慤道跟添美道交界[跟警察]對峙的時候... 的確是他一下子... 令人[思考]是不是大家太斯文呢？即是你做到這樣啦[投射催淚彈]，現在霸佔了一條路了，是... 是怎樣呢？接著繼續靜坐，還是繼續做甚麼呢？那個念頭或者想法是那一刻發生的。那接著就... 接著我不記得過了多久，可能過了一兩天，大家就霸佔了一條路，接著之後就覺得應該要出去睡覺了，然後就立刻跟

老婆出去... 出去旺角買營，買了兩個營，一人一個營，就對正... 對正政總的閘[政府總部閘口的對面]。即是我說如果有甚麼... 這個位置應該是最好看的。要打卡的話這裏是最好看的[笑]

C: [12:03] 也就是添美道...

E: [12:05] 我直接睡這裡... 我直接睡這裡。是的，嘩現在是這樣的 [一起看地圖/相片]

C: [12:22] 轉彎... 對了，對了，公民廣場對出

G: [12:24] 這個位置好啊，是好位置啊

E: [12:27] 當然會選[位置]啦。有甚麼事都應該在那裡穩妥... 因為這邊呢，看看能否轉回來[看照片/地圖]，因為那邊是有一個... 迴旋處，迴旋處後面那個位置，放車啊等等是方便的。所以車就放那邊，然後就過來這邊。

C: [12:48] 即是中信[大廈]旁邊那邊有個位... 是的。

E: [13:01] 睡就... 我都忘記了睡了幾個晚上，都是玩著... 都是一班朋友來睡... 在我的寶[營]那裡... 大家都下來，放東西在那裡。另外一個深刻一點的印象就是早上有一下戴耀廷出來和大家聊天，然後就問問大家有甚麼看法

C: [13:27]是用個麥克風嗎？

E: [13:28] 不是不是，他純粹走出來，然後有幾個人...不多，可能六七個人這樣下去問大家表達一下意見，但是那一刻... 聽到的就是... 我的感覺，我的感覺就是原來大家的意見都很不一樣... 有些人是會說不如我們好像不知甚麼外國這樣，逢星期六走去佔一下。為甚麼我這麼深刻呢？因為我覺得這個真是白痴... 這個想法是，如果是我... 當刻我還是二十多歲，我就說收嗒啦那樣，一定是指著他的鼻子來罵。但是戴耀廷又好... 啊，可以想一下，即是他都好君子... 我心想如果去到他的水平，他絕對可以更加大聲指著他的鼻子來扁，啊不是，是罵。但是各自有不同的看法去表達的時候，你發覺原來大家的看法很不一樣... 那我還很記得... 那一刻我是說我覺得其實今次是不會成功的。我覺得... 因為我早一排[一段時間]，早幾晚我朋友才說大家為甚麼不燒車？那你們現在這班... 你們這班是[斯]文人來的，是不是？大聲一點也會害怕的。所以那一刻我記得我跟戴耀廷說一說，這樣說... 我想好像六四那樣... 即是都是一個延續，純粹一粒種子，但是不會因為... 你霸[佔]了一條路，然後大家去做甚麼... 我因為沒有一個人... 大家還要是，因為在我的世界，我就覺得所謂沒有大台是因為大家都湊底[怕事]，大家都蛇“居”[膽小]，即是大家不敢走出來搖旗，大家都不敢做那個會死的那個人，所以才... 亦都不敢出來抵受那個批評。當然，這是那一刻的想法，現在看究竟那件事好和不好其實我覺得都... 是否有個人搖旗，是否有個孫中山走出來，[打比方]我是孫中山，我是蔣介石，那會不會好一點呢？那時候還沒到... 大家的意識還沒到，所以... 這是一顆種子？亦都是萌生了一個移民的想法... 因為其實那時候我跟太太剛剛結了婚幾個月，想有小朋友，但還在那裡夢想未來會很美好的那個階段，還有大家在那裡規劃著究竟小朋友要怎樣讀書呀，如果是男生要去哪裏踢球，女生要去哪裏畫畫？

即是有很多這些幻想的時候發生一件這樣的事情，你就會很自自然然地想... 可能我的未來就不會是在這個地方。所以... 所以為甚麼可以[20]18年就... [20]18年就準備移民的是一個很大的原因。而再講一下... 夏慤道其中一個深刻一點的[印象]我記得就是有自修室... 那個自修室是很特別的。那個自修室是有人在裏面教書的... 即是有人在裏面幫忙補習。

C: [17:18] 有沒有印象[自修室]是如何建[起來]的呢？哪裏找那些材料呢？應該都要好
呢多物資才可以組成這麼大的設備...

E: [17:25] 我想當初你都是地下有些甚麼就用些甚麼... 我都有份，我都記得我有份幫
手拆下鐵欄呀，然後周圍... 破壞就是最開心的嘛[笑]，就是周圍挖一下泥呀推一下樹
呀，甚麼都發生了，尤其是那時候。但是反而因為沒有警察，那一刻是沒有法律的
嘛，在那個環境。反而大家是... 那個信任是更是在那裏。所以那個... 那個叫甚麼呢？
那個氣氛是很特別的我覺得，那個氣氛是再也找不到的

C:[18:09] 例如呢？有甚麼例子可以體驗到那個信任呢？是有甚麼做，有甚麼對話... 你
還有沒有印象？比如哦借東西？

E: [18:17] 對話... 我覺得那一刻只要你在裏面說你需要甚麼，很快就會有人遞到給你...
即是哪怕那是一張紙巾，或者可能你想... 你無論想要甚麼，要支水還是要甚麼，是可
以立即出現的，很厲害... 那些人是不認識的。這個是很特別的，我覺得。而... 在夏慤
道的那個時間，就變了... 因為大家都不知道想怎樣，所以就很自由地大家都可以表達
自己的想法。還有那時我記得的是整條橋貼滿了那些label[標誌]紙，那裏是很美，刻
意去拍了很多照片... 還有那個台，那個忘了什麼台... 那時[我]還挺大隻[健碩]的，剛剛
紋了身，故意脫衣服再去拍...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時間？是，是一個很特別的時間。反
而去到清場的時候就真的不在了。清場就在家裏看電視，看著...看著那些營，嘩，五
嚙水[購買營的五百元]沒有了

C: [19:54] 就是一輛泥頭車撞過來就...

E: [19:56] 它是夾，就一下子全部夾走那樣。但是那一刻你說... 例如認不認同整件事
的發展方向呢，或者... 那時大家有不同的做法... 不同的看法。可能好像陳淑莊呀、梁
國雄呀，那些坐在前面翹手，然後戴耀廷他們就等... 就是要那一刻... 那一刻你會想，
幹什麼啊？但現在其實大部份那一刻坐在那裏[等被拘捕]的人現在都在坐牢，的確...
那去回看那一刻的時候，你只能夠說... 做到盡，就是這樣。而當然最想不到那一刻
就是，六四過了三十年才有... 過了二十五年才有2014，想不到五年後就有2019，就是
這樣啦。這個是...這個是最意想不到會發生得那麼快的... 這個就是我覺得... 整件事情
的起點，是夏慤道就是... 就是那一刻很多人那個... 政治覺醒的那個種子

C: [21:36] 那再問多一點關於那個營。你說擺放了一些東西在裏面，那... 那個營有沒
有什麼變動呢？始終都幾個月的時間... 譬如剛才說的信任的情況，大家都很

respect[尊重]的，你的營有你的東西，我不會進去，還是分享，讓人進去營睡覺... 是怎樣運作的？

E: [22:01] 其實那個營... 是應該說，不是你的營，你不會進去搞它或者你不會碰它大家都很respect[尊重]對方的營。反而你會越加越多東西，decorate[佈置] 越來越多東西，有燈呀，有畫畫啊。而早上是真的有人做早餐，甚至乎會放在你的營門口，有餅乾... 會有不同的... 可樂、飲料，真的擺放在門口。那是一個很特別的一個... 一個surprise[驚喜]？我覺得是一個很特別的驚喜

C: [22:41] 那你們怎樣拿水和用電？那些是否就是用完了就把東西帶回家或者去另一個地方？

E: [22:50] 不就那一刻被[警方清場時]夾走全部了[笑]。它沒有告訴你它什麼時候夾的，所以你都沒有預它什麼時候什麼[夾走]的嘛。那當然，你放在那裡的，你的心其實大家都知道... 可能它會一下子清理走的，你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所以你都不會放很貴重的東西在裡面，真心，但是我覺得在那裡的東西就留在那裡，帶不走的東西就帶不走

G: [23:25] 那一刻的經歷是不是你以前是完全沒有... 沒有類似的一些經歷？會不會，啊，那些中學小學都有 類似的東西，是不是... 14年之前的人生其實都沒有出現過這樣的環節的呢？

E: [23:50] 我想其實那個... 你說對政府的不滿或者那種憤世嫉俗是一直都有的，但是的確是經過那一刻，你才會去反思究竟憤世嫉俗以外可以做到什麼呢？或者那個怨氣，或者那個事情... 何謂公義？何謂公平？何謂自由？是... 的確從小到大都沒有... 因為覺得那是必然的嘛，你不會去想要爭取我已經有的東西的嘛... 要爭取些什麼？我不會爭取生鬍鬚的嘛。但是原來有一刻你沒有的時候... 或者原來有一刻你發覺是有機會沒有的時候，那你才會去捍衛或者才去反思究竟怎樣做。原來那一刻是... 那一刻你更深一層去想的... 你不可以只是靠別人幫你去爭取，因為原來別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如果你熟讀歷史的話其實原來這件事情是必然會發生的，也就是一個循環必然會發生，只是因為太久沒有發生過，所以無論是我這一代或者再上一代，也就是我父母那一代，其實他們都沒有任何的認知... 對這件事情有任何的認知，因為大家都是天生就擁有的事情。所以...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 我上一代再上一代在大陸下來香港的。所以我父母那一代就很天下太平，跟著香港的... John Lau他們呢，跟著香港的經濟成長，然後他發達，然後他退休，然後拿了香港最後一筆[資本]就過來英國退休啦，那一代就開心啦... 你要播這一段給他聽，雖然我每天都跟他[這麼]說。但是我想說的是... 在我們這一代，因為上一代沒有這個經歷，沒有要走難還是被迫害那些東西，所以那一刻大家都不知道怎麼做... 我看過一本書還是聽過一句，有一個想法就是其實香港人... 我們這一代的香港人在整個中華歷史裡面是為數極少數、極幸福地曾經享有過自由的一批中華... 也就是華裔的人。那一刻是，是啊！但是很坦白說，我本身在大陸工作了好一段時間... 在我拿到永居之前，就是在近幾年之前，其實你問我我覺得香港人和中國人有什麼分別，我會更加說我覺得我是中國人我都可以的。甚至我經常說我們要推翻的不是香港政府，我們要推翻的是大陸政府。你要鼓舞的不是香港人，你要鼓

動的是整個中國怎樣去... 六四都做到，很多人都說，沒有的啦，現在科技啊，各樣東西... 但是當初孫中山飛鴿傳書都可以... 可以起義啦，我覺得這個是相輔相成的。他已管控... 你亦已傳遞你的訊息... 這個是，坦白說，哪怕到移民後的頭一兩年，內心都總有這個小小的革命的思緒，甚至乎會想，真的會經常想，我有沒有一些事可以做？我不一定要做孫中山，我做... 幫孫中山拉車那個... 哪怕在那事情上淋一下水也好啊，但當然，去到這一刻... 一切都是... 一切都是歸於自然，一切都歸於天意這樣... 那就是後話啦。但是回到主題，香港人的... 或者不要說香港人，對我來說，就是因為夏慤道那段的... 發生過的那段時間的事情才會令我更多地去想不同關於人生也好、政治也好、自由也好，我覺得是一個成長... 是一個雞精班，快速地成長，令你... 很極速地去思考為什麼我們二十幾歲... 那時候二十幾歲會想這些東西呢？會做這些東西呢？原來就是因為那裏[2014年夏慤道]起步

G: [29:04] 夏慤道... 或者是整個佔領運動對你來說都起了很大意義？

E: [29:11] 很大意義。最大的一個意義是... 你去認清楚... 去了解什麼叫政府、什麼叫系統、什麼叫機構、什麼叫法律... 甚至乎你會去反思究竟人與人之間可以有多邪惡、有多恐怖，又或者你可以用一些什麼的方法去達到你想做到的目的，同時可以有多過分地去修飾呢... 是的

C: [29:50] 除了當時recall[回憶]和戴耀廷以及一些當時佔領的人有一些討論... 因為其實整段... 籠統地說我們說有79天佔領，但是其實中間有很多不同的起伏，有很多不同的想法。譬如金鐘佔領區有些人就覺得應該明天就要衝哪裏，有些人就覺得不應該這樣做，或者有些糾察他會認為某些秩序要保持... 你有沒有印象這些怎麼發生？有沒有在你旁邊擦身而過呢這些討論？

E: [30:31] 我記得發生前一晚，大家已經情緒很墟冚[鬧哄哄]。因為那一晚戴耀廷喊要佔中的時候，我那一刻在那裏。那平心而論，黃洋達你知道是誰吧？他現在已經聲名狼藉，消失人世啦，但是在那一刻我的確有和我老闆說，嘩他很聰明，因為大家都是在政總門口，他就在夏慤道的另外一邊，因為大家都不受他玩，所以他就去了那邊，就說那邊是他的地頭，所以他被人篩了去那邊，但是就是因為他在那條的夏慤道的那一邊聚了一班人，然後這邊當出事的時候，那邊有幾個人可以向那邊[另一邊]湧，這樣你才能霸佔那條路...我很深刻... 因為我那一刻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大家都會分... 坦白說，我是黃毓民的粉絲，是的。當時黃毓民和黃洋達還是朋友。我留意到他站的那個位置... 站那個位置聰明啊。那個位置有什麼事，看著新聞... 一下子就從那邊開始湧過來[另一邊]... 這個是其中一個... 剛才你問... 我突然忘記了你的問題

C: [32:15] 就是不同意見的紛爭... 關於怎樣繼續佔領... 其實就是有些不同的路線、有很多不同的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整段時期有沒有印象哪次哪些人想做些什麼？

E: [32:31] 我想其實在現場是每一個人都會去談...就是一坐下來，大家沒事情做就會談，大家覺得怎麼樣啊？你說了有多少人來了，大家怎樣做什麼，之後就會說未來大

家覺得會怎樣發展... 這樣。你會因為...我那一刻是很深刻，當然大家的想法不一樣，但是大家只能夠做到現時眼前手頭上可以做到的事情，兩個小時後的事情都不知道會發生什麼，會突然間在隧道那邊又有速龍，然後又不知道有一堆記者，然後又會被人噴了些不知道什麼，然後又不知道他那邊會發生什麼...大家那邊一喊就有一堆東西被人搬過去了，然後那邊一喊又有一堆東西搬過來。所以只能夠做到當下...當刻的事情。我就覺得當時很多人說做好當刻，然後就看它怎樣發展，但是不會...你不會在這裡儲存夠人，然後霸[佔]完就說我們獨立，不會的。當然有些怕事的人，尤其是那些準備退休的老人家，就在現場危言聳聽，說哎呀，會有坦克啊那些...明明，是啊，那些社工...臨退休的那些，聖雅各的那些社工很喜歡去那裡危言聳聽，就會說再搞就會有坦克出的啦，不知道怎麼樣...那些[社工]都只能夠叫他們死埋一邊[靠邊站]...請你死埋一邊[靠邊站]

C: [34:17] 我想問一問...在你的營附近或者你當時在夏慤道附近見到的人的年紀是怎樣？是見到年長一點的？其他呢？自修室可能是年輕一點？有沒有一個 demographic[人口統計]的分析或者印象？

E: [34:32] 我想其實除了你說十歲以下小朋友...或者十四、十五歲以下的小朋友啦...因為小學生是比較少的。還有...要糊口的階層，三[至]四十歲的是比較少的，可能始終有家累[家庭負擔]，那是會比較少的。那佔主力的...其實準備退休的，已經是[年齡]五或六字頭啦，然後就是那些[年齡]十至三十中間這段是特別多的，真心。

G: [35:10]中學、大學生也多的？

E: [35:11]中學、大學生也多的，所以才會有自修室。反而你說糊口那一班呢，就主要下班時段見到穿西裝的人自己過來，站在那裡，出來吸一支煙，會過來感受一下，聞一下這裡自由的空氣，是有的，但是長時間留守... 然後在那裡生活，刷牙洗臉的人的年紀，我相信是十多至三十[歲]會是較為主力的一群

G: [35:51] 那譬如你有個營，在那裡你也會在那裡過夜吧？過夜的時候，睡那一晚睡覺的時候的情況是怎樣？會不會第二天起床就被人夾[走]了？或者是開始清[場]呢？你留守時候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E: [36:17] 那一刻大家對警察都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

G: [36:24] 就是覺得他都不會做得太盡？

E: [36:26] 我很記得有一刻，我走過去演藝[學院]那邊，然後我還要沒有穿衣服... [只是]穿著一條短褲然後跟我老婆不知道走過去做什麼的時候，然後一轉角，就在樓梯看到... 我相信有五[至]六十個軍裝速龍，一群[警察]坐在那裡休息。我那時候我還會在他們前面... 然後拍了一張... 我當時沒有穿[上身]衣服，我拍了一張打落地上很有霸氣的照片，就站在他們前面...我找我老婆拍照，他們是在休息，我就這樣拍了一張照。我可以發那張照片給你們看，那張相片很有型[帥氣]。你不會覺得他們當時會做什麼...只會噢，他們[警察]都只是上班，on clock的時候後面有人戳著鼻子，說着底仔[怕事的]

人]，為了出糧、為錢奴隸而工作...現在休息時間，我不相信他們能做什麼。那的確是這樣，我相信現在不可能...在他們前面這樣玩，哈哈。但是那一刻警民的氣氛關係都不是那麼惡劣？是的，我相信是這樣。反而大家那時候就真的矛頭指得很清晰，就是梁振英...689...梁振英。大家很明確地是要普選的。大家是要普選的，不是說要什麼，不是林鄭，那是另外一個記憶。可能我比較清晰一點，因為我沒有那段記憶。我這個人人生最大的遺憾就是我沒有那一刻[2019年]在現場，但是...所以對我來說，你問我夏慤道那段就真的很深刻

G: [38:42] 你18年過來英國之後有沒有回過香港？

E: [38:49]沒有

G: [38:51] 我們也沒有。

E: [38:53]那個是...我[2019年]有一刻想著回去，就是...什麼時候呢？我忘記了，好像是12月？[圍堵]理工大學，因為我踢催淚彈，那時候捉我的朋友，大家都只是在抗爭現場碰過幾次，在旺角那群黑社會出來打人又出去跟他砌[打]過又是現場碰到的，又是喂，出去打啦！我就是那幾天碰到的，然後結束了之後就沒有聯絡過。而理工大學那一刻就是我在打[電話]給他，他在裏面，然後那一刻我跟我老婆說，買了相機給他三天，回去的話我真的一定要打過，不然我會後悔，屌你，一定要出去跟他砌[打]過，那一刻...但是在想的時候，那個朋友走了出來...就是跑馬路走出來...最後過來了Sheffield，住了在Doncaster，現在生了個寶寶。是的，所以最後是沒有事的，但是那一刻是最衝動？真的準備去買機票回去跟它死[打]過，因為那一刻是... 那一刻是你剛剛來到，首先沒有BNO，即是你走那一刻是預了很撇脫，[香港]這個地方，只會旅行的時候才回來，我不會再... 我的根搬走了，這只是一個旅遊的熱點，對我來說...沒有一個很大的心[願]想回去，直到那一刻...竟然會發生，應該這麼說，剛剛移民你沒有什麼事做，又不是很會說英文，外出不知道做什麼好。你就天天在家看直播...其實你是很煩躁的嘛，尤其是那是地球的另一邊...你只能夠不分晝夜去追看...而你是做不到任何事的。那我記得理工大學的時候其實已經有手足跑了過來...那一刻，有開始接[濟]手足...那些手足也是...[年紀]更小的小朋友...那一刻只能夠做到那些，應該這麼說，只能夠做到那些...只能買一些豬嘴[防毒面具]寄回去，買一些工具寄回去。我還記得那時候問那個friend[朋友]...[在]理工大學的那個friend[朋友]，他發了一個，哎呀，沒有了[記錄]了。他發了一張圖給我，他說他在網上看到有一個神器，就是一個鑰匙扣...一個鑰匙扣那麼大的東西，它裡面有一條彈簧，彈簧有個鐵珠。如果你是在車裡面，假設發生意外，然後被你一下按下去就會爆，可以割斷綁著你的[索]帶。我就馬上買了十個，就打算寄回去。我還自己帶了一個在身上，然後很珍而重之。[寄]回去之後被人罵說[這神器是]廢的，然後我自己真的用到了，哈哈。真的，咁，沒事了...那是一個趣事，一件趣聞

C: [42:52] 那在佔領或者雨傘的時候，你認否在那時候就認識一些人之後延續...會有保持聯繫，有沒有這樣的奇遇呢？

E: [43:06] 2014年的時候就真的沒有，始終大家都不知道有沒有鬼[內應]，就是... 大家現場是... 大家可以很坦蕩地交流，但大家也都很知道底線應該去到哪裡，就不會大家去到... 總之我本來認識的朋友就是我認識的朋友，現場認識到的所有人都是兄弟，所有人都是需要幫的兄弟姐妹，但是就不一定是朋友，我覺得那一刻... 大家都很知道，沒有說交換電話。我眼見的... 是的，我老婆在身邊，所以都比較保守，沒什麼可以做到

G: [43:52] 那據你的印象是不是在佔領區附近那些人都是類似你這樣的想法，啊，我可以和你談或者可以很快去給你一些需要的東西，但是就再深入一點是否就已經... 已經...

E: [44:12] 我接觸到的應該都是，或者很少見是自己一個人... [通常]幾個朋友... 大家過去了垃圾桶一起吃煙的時候都會有很多東西吹[聊]，就會是這種情況，就跟你現在去找我垃圾桶吃煙的情況差不多，都是可以突然間吹一下水[聊一聊]

G: [44:33] 那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多說一點在佔領期間，你和附近一些人的一些... 交往，或者人與人之間... 他們的那些接觸、那些溝通，是怎樣... 是怎樣的呢？因為[大家]不認識的。如果我想，會不會有一個衝動和他打招呼，或者和他聊天呢？或者會不會是他有些東西問你的時候，你又有什麼反應的呢？

E: [45:20] 我想... 純粹打招呼那些我相信是少一點，或者只要你打招呼總會有人回應你。你叫加油，總有人回應加油，是那種口號形式，但是反而主動地深入一點接觸的主要都是看大家有沒有需要幫手，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當你看到有人在搬東西的時候，你會很主動幫忙搬或者紮緊那些...就是大家很喜歡像搭棚一樣組裝那個防禦網，你就會很自然地去幫手一起組裝，然後就會有人說這樣不行，又這樣可以，又不知道怎樣，而現場又會有很多藝術人在那裡... 那些架[路障]是會被人拿來當藝術品，去畫畫

C: [46:09] 就是組裝路障？

E: [46:11] 組裝路障。那時候的路障是會有那些尖刺... 你覺得一個警察會這樣衝過來被你插死嗎？不會的嘛，你還是[用那些路障來]擋吧... 那時候會有很多這些不同的意見和聲音，但是大家又覺得是這樣的，或者還是很幼稚。那一刻還沒去到19年那種大家會懂得扔回汽油彈或起碼會懂得還拖[還擊]... 那一刻大家都是以防守為主，還是很初階那刻，但是就... 反而有很多不同的標語是挺深刻的。那個在夏慤道那邊你可以自由地創作，那是一個完全自由的一個創作空間... 隨時隨地地下就會有梁振英的畫像讓你踩一下，之後又會有一個祭典讓你拜一下，會有很多各種形式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不滿... 我覺得那一刻是... 是很罕有，很難得

G: [47:26] 那你會如何形容你當時在夏慤道佔領時候的角色？你覺得...

E: [47:33] 路人甲？我覺得自己會是...

G: [47:44]會不會是一個投入的參與者？或者是很明確的一個抗爭者？或者是路人甲呢？

E: [47:53] 很明確的打卡人？[我]會喊... 那邊喊我就會衝過去的，但我會站在一個我覺得自己安全的距離然後拍一張你會覺得我很不安全的照片... 是的 [笑]... 那的確，我算是半個運動員，對自己的身手是有一些信任[心]，所以是可以走得比較位置上是可以... 可以接觸得危險一點，但是你也會很知道例如我距離100米就是11秒內，他是背著了多少東西...

G: [48:40]20磅東西？

E: [48:42] 是的。我跟他跑，應該只要隔到10米距離，他應該碰不到我的... 你是會有一個很清晰地計算，然後你是... 無論你怎樣拍照或者做什麼，你總會看著有一條直路是可以全速[奔向]的，是會有計算地去做。還有大家在前面... 跟19年不同，大家[在]前面是不會丟東西的，大家都是匆匆忙忙，然後之後都是散的。就是那一刻，所以你沒有去投擲或者沒有任何攻擊性的東西可以做，其實你都是只能夠保持自己，肯定不要脫鞋帶，不要滑倒，綁好鞋帶，準備好，你是一個隨時準備起跑的狀態，那你是可以走得前的

C: [49:42] 剛才你有提過佔領被清場的時候你都有在電視上看著狀況... 之後還有沒有去過附近經過？那個很不一樣的嘛，就是佔領的時候，就是屬於大家的自由的地方，之後如果有回去的感覺是怎樣？

E: [50:05] 之後都是去蘭桂坊的時候經過，或者駕車經過... 但是我記得離開香港之前我有去走過去... 就是特地去走天橋然後下去走一圈... 就是去所有自己有回憶的地方，再吃一支煙，去那裡感受一下說個再見... 我覺得不能夠好好保存的東西就應該好好地說個再見... 那一刻是我的一個看法，但是當然你沒得走過去，都是駕車經過... 你沒得走過去[夏慤道]，你可以站在對面想... 你這群仆街[混蛋]，還是只能夠說... 猜不到... 猜不到離開[香港]之後真的屁股都沒坐暖，我是19年1月到[英國]，[然後]好像是6月就出事了... 實際上是3月... 1月拿卡呀等等，但實際上全家起步[前往英國]是3月底，6月就出事了。那一刻是... 嘩，差點出事了。因為我朋友說，那一刻沒有走我肯定會被人拘捕。他覺得我應該是要不死於非命，要不就坐著[牢]... 那一刻沒可能走得了。就是這樣。我也不知道... 我也很想知道... 希望平行時空的那個我有答案。我經常說可能到最後我在現場做到個領袖，然後天安門掛上我的照片呢[笑]

C: [51:59] 還有機會的，哈哈

G: [52:11] 你說那時候是重遊舊地... 那重遊舊地... 那裡其實對你而言都有些意義吧？不然的話沒有理由... 因為我離開的時候，有時我都會去我以前有感覺的那些地方... 那我想問... 佔領期間那時候，你對那個地方會不會是... 好像有個責任，或者是好像有個使命，我何時都要回去，或者定時要回去，第二個家的感覺呢？

E: [52:54] 反而我又沒有那個... 或者對那條街道[夏慤道]有一個使命，究竟是一個

home或者一個責任或使命... 反而我更加覺得的就是很難得可以在一個壯年的階段或者是一個還沒有小朋友... 還沒有家累的情況之下去經歷了一個我覺得是歷史裏寫得出來的一個時間... 真的經歷過... 以往的歷史事件你只能夠在書本上或者在人家口中說六四，說再之前怎樣起義，怎樣什麼的各樣東西。但是能給你親身經歷... 而那個那個經歷的位置是... 究竟後世，不是，未來的人怎樣去看這段歷史呢？而去引申到就是原來我現在去看的那段歷史，其實他們當初又真的經歷了些甚麼呢？我們就只是可能為了考試卷裏面那十分或二十分去讀那段歷史，那三年零八個月佔領階段的日本日佔時期，那個時候的香港人究竟怎樣經歷的呢？又是一個甚麼的呢？我永遠不會知道，那一刻也沒有很詳盡的記錄，但是我就在2014年的那一刻就在現場。所以對我來說，那個不是一個究竟是家還是甚麼，反而我覺得是，只要盡我的能力去感受任何發生在身邊的事情，在那一刻的歷史，我覺得就夠了，就是這樣。這個就是我那一刻，甚至乎到今天我都覺得是這樣的一個想法

G: [55:15] 如果讓你回到十年前這個佔領... 這個

E: [55:23] 我一定會踢下去那個催淚彈... 想都不用想，一定踢下去

G: [55:31] 就是想問你會不會後悔呢？

E: [55:38] 我真的很後悔... 很後悔都沒踢下去，我到今天都是這樣說。我每一次見到我的朋友，我的朋友是比我走得更前，然後更... 即是2019年他都經歷了整個階段，然後Pan，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他是誰，因為其實他來這一刻都是... 他是2019年才認識現在的老婆，但是總之來到的時候... 我們是不育主義，都覺得這個世界失望怎樣怎樣怎樣，我們是不會再回香港怎樣怎樣的，說完現在說了廢話就... (笑) 所以我覺得環境是很改變一個人的看法，而我相信現在香港... 今時今日的夏慤道或者今時今日的香港環境和我們認識的香港其實很不一樣，但也不再重要，即是那個已經不再存在在我們的世界的一個香港... 在我的世界的香港還是那個五光十色，都還是那個蘭桂坊會逼爆[很熱鬧]的同時大家落到夏慤道都是一個很自由可以呼吸到自由空氣的那個階段... 我覺得那個印象... 印了在這裡直到19年

G: [57:09] 最後一個問題，你有沒有去過英國或者其他地方關於叫做Hardcourt的一個街道？

C: [57:19] Harcourt這個名的地方

E: [57:21] 這個我真的... 這個問題真的答不到，沒有。

C: [57:30] 遲些在這裡夏慤道街坊搞些Street party，邀請你去去玩一下，他們也搞很多東西

E: [57:41] 好的

G: [57:43] 那就這樣了，訪問完畢啦

C: [57:44] 感謝！